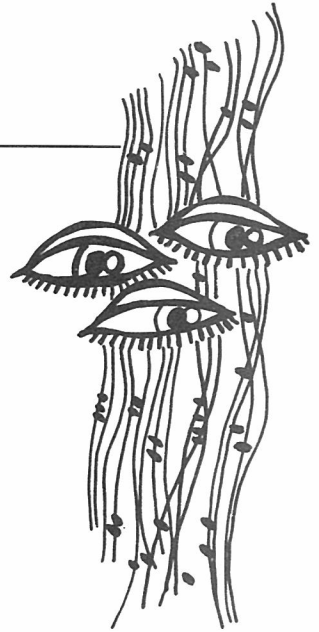


# 契子

路是腳的夢想，  
腳是路的實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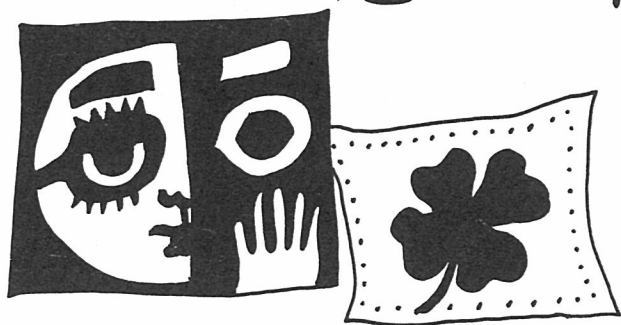


「只要你能忍受最低的物質需求，便能活得海闊天空。」

她坐在輪椅上，要求著把床位移到有衛浴設備的房間，以方便屈曲攣縮的雙腿可更容易進行如廁、沐浴的日常活動；在無家人照顧下她必須學會利用環境及輔助物來協助自我照顧。

她咬著牙，下定決心，經過了痛苦的手術期及和著淚水的復健期，在幾個月後的某天，她展現了輕盈的身材和比直的雙腿走到我面前來打招呼。我當時訝異與驚喜的表情想必也深印在她腦海中……。從事護理多年，她是我見過最堅強的病人，如今她仍在與風濕性關節炎奮戰中，除了醫藥護理的幫助外，我亦衷心祈求上蒼賜予她源源不斷的勇氣與生命力，再次創造生活中的奇蹟。

## 感 懷



■ 趙金鳳

我又再一次順利完成了上肢關節的重建手術。

回溯十五年來從希望轉失望，再從失望萌生希望，心中的感受以一句「欣喜若狂」，亦難表達萬一。十五年的歲月可以讓一個小娃兒茁壯、成長，卻讓我羸弱、消沉。二、三十歲該是人一生中最為瀟灑自在，最為意氣風發的巔峰時期吧？可悲又無奈的我竟因罹患了周身關節腫痛、彎曲變形的「類風濕性關節炎」，而連嬰兒爬匍的能力都沒有。鎮日怨著、嘆著、一汗一淚地從病魔中熬忍過來。哼！什麼雄心大志？什麼鵬程萬里？都不過是一些空洞的名詞罷了。總是一次次為不幸的境遇，編造出足堪慰藉的說辭——「世界從來多缺陷，幻軀那得免無常」；「竹密不妨流水過，山高豈礙白雲飛」；「人生的快樂屬於感覺」。然而常言道：活要活得好，死要死得快。老天爺啊，我只求能「自立」而已！既然要我活著，何忍讓我斯人獨憔悴呢？

從高雄醫學院附醫到台北的榮總、

仁愛、仁康再到北醫附醫；從大大小小知名與不知的中醫診所、接骨院；從注射金製劑、整整三個月的水療法到磁波、電療、針灸、浸泡中藥「藥洗」，甚至所謂的「太乙神針」的治療……等等。從舉步蹣跚到寸步難行到雙膝殘廢，五臟六腑也因長期的服藥而頻出狀況，在灰心沮喪不堪病累下，曾五次不欲生。後來因緣際會，轉而求助於風行海內外的「腳步按摩」全身推拿術，病情雖無好轉，亦無繼續惡化，惟心中一念已開悟出「提起布袋，放下布袋，若不提起，又不放下，就是真錯了」，苟且偷生的念頭了。

求診於北醫附醫骨科謝銘勳主任，正所謂的「趙州八十猶行腳，只為心頭未悄然；及至歸來無一事，始知空費草鞋錢」。八十年十一月下旬因腸胃的問題，住進了內科病房，於臨出院的前夕，因聞此症又出新藥了，乃要求會診骨科。謝醫師初診後，態度和藹可親，言辭無偽而率真地為我解析病情，並決然地對我下了「哀的美敦書」，狠狠地

擊潰了多年來一直所企盼的有奇蹟出現的妄想。但聆聽他的一番話後，也讓我對雙膝置換人工關節，在遲疑惶恐中深植了信心。

可真是「山重重又水重重，透出重重見功」，謝醫師果然以他精湛高超的技術，一刀割，一針縫地為我重建殘障的肢體與心理，終於讓我在山窮水盡中，又見一村柳暗花明，在幾近癱瘓的九個年頭之後，又再站了起來，再邁出我的腳步。或許對謝醫師來說，這只不過是他再一次累積妙手回春的小小記錄。又或許這種手術對其他骨科醫師而言，並非太大困難。但之於「病後方知生死苦」的我，卻是多麼珍貴啊！尤讓我銘感在心的是，謝醫師在手術前、中、後所付與的愛心、耐心與細心。其實，以筆者見證，他對每個病人的態度一以貫之，總是不厭煩地以輕鬆聊天卻非常詳實的方式，來解說病因、病狀、病情的後續發展，最後再留一點時間、一個空間，讓患者深思熟慮後再來論定。如此尊重患者知的權利的盡責作法，更是可貴、可敬。

面對有如蜈蚣般地傷痕，固然憐愛，惟記謝醫師耳提面命的訓示：外科手術治療的三大目的依序為(一)生命的延續，(二)恢復器官運作的功能，(三)縫合修補外表的美觀。因此對於重生的自己，除了仍猶以夢幻中驚喜外，心境正是「我看青山多嫵媚，料青山看我亦如是」。

在此，一筆，一回顧，一抒激動情懷。我何其有幸，十幾年來進出北醫附醫不勝指數，所接觸到的醫生，如許淳

森、陳盛煊、王鋒杰、連吉時、陳清祥、蘇千田……個個都是醫術精良，為人和善可親。而護理人員從鎮守公保轉診的吳玉霞督導，到門診的林月雲、陳錦珠，到六樓的鍾春枝、春花，再到五樓的護理長楊勤熒、譚淑華、林麗容、王月棉、陳鈺培……（族繁難備載，見諒！）一個個像婆婆媽媽般笑容可掬地呵護照料著病患，每每憶及總要感動再三。何言「護士像晚娘」？又何言要往高知名度的醫院，才能得到「大牌」醫生和好的護士的妥善療治呢？驀然想起佛家有首詩偈如是說「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只在汝心頭；人人有個靈山塔，好向靈山塔下修」，意境雖未盡同，亦不遠矣。

走筆至此，忽見社會服務部林嘉音小姐，從病房外疾步而過，又再次觸動心中的感受，這些年來真真謝謝社會服務部多次的襄助。雖然部裏只有吳主任和林小姐兩位「大機器中的小齒輪」，卻把「人飢己飢，人溺己溺」的慈悲心懷，揮展得淋漓盡緻，筆者一次次親睹受助者，感激之情溢於言表。社會服務部真個好似法雨甘霖，普潤眾生心田，真是個功德無量，善哉，善哉！

拙文拉雜談，卻字字句句皆為心聲淚痕。雖然此病無窮無盡，但我已找到了我的「如來」，爾後將以「鼎鑊甘如飴」地心情來面對。末了附言聲明：為這不死的絕症，「謝大醫師，我跟定您了」！